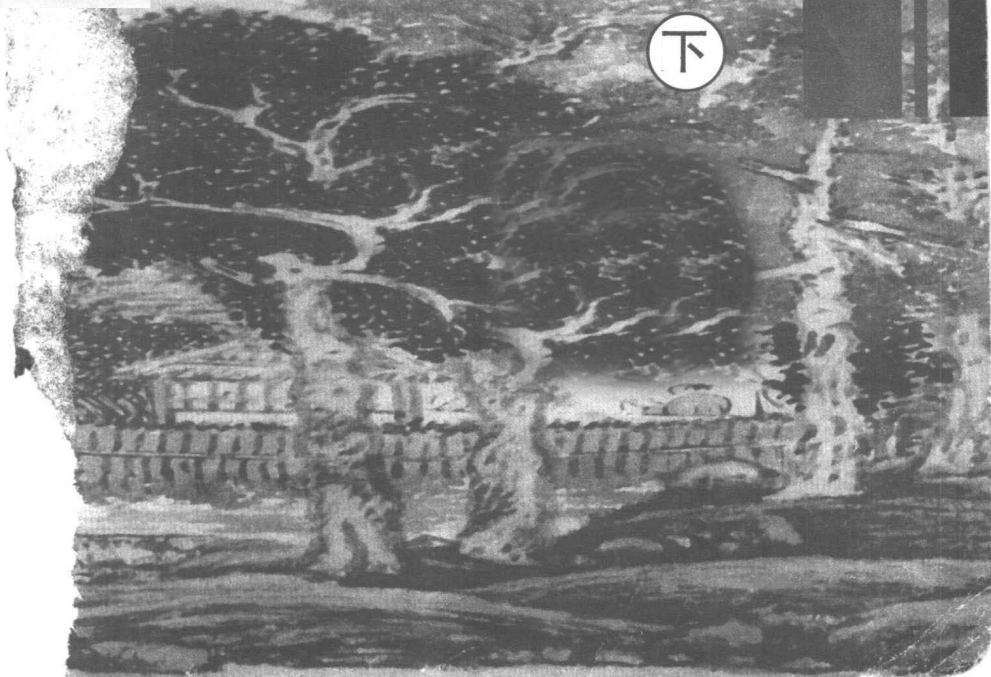


诸葛青云作品集

翡翠船

下



图字 16-98-0044

图书在版编目(CIP)数据

翡翠船/诸葛青云著, - 郑州:中原农民出版社, 1999. 4

(诸葛青云武侠小说精品集)

ISBN7-80641-188-7

I. 翡… II. 诸… ①长篇小说-中国-当代 ②侠义小说-中国-当代 IV. 1247.58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(1999)第 06974 号

翡翠船 诸葛青云 著

责任编辑 高修俊

中原农民出版社出版 (郑州市农业路 73 号)

新华书店发行 郑州文华印刷厂印刷

850 毫米×1168 毫米 32 开本 30 印张 600 千字

1999 年 4 月第 1 版 1999 年 4 月第 1 次印刷

印数: 1-10640 册

ISBN7-80641-188-7/I·030

(上、中、下)定价: 49.80 元

目 录

第 一 章	官中之侠	(1)
第 二 章	浴血突围	(36)
第 三 章	敌友暂难分	(53)
第 四 章	迢迢江湖路	(82)
第 五 章	水 遁	(105)
第 六 章	拒 婚	(129)
第 七 章	火 并	(140)
第 八 章	瞬息万变	(164)
第 九 章	殷勤勉檀郎	(188)
第 十 章	魔魔天韵	(211)
第 十 一 章	玉 观 音	(246)
第 十 二 章	独脚天曹	(267)
第 十 三 章	凄凉往事	(301)
第 十 四 章	重创五鬼	(315)
第 十 五 章	行辕话旧	(350)
第 十 六 章	战云漫朝云	(371)
第 十 七 章	变生意外	(391)
第 十 八 章	千里追踪	(408)

目 录

第 十 九 章	黑衣怪人	(443)
第 二 十 章	风云聚江汉	(468)
第二十一章	假戏真做	(489)
第二十二章	异军突出	(513)
第二十三章	反败为胜	(539)
第二十四章	神秘老人	(567)
第二十五章	难兄难弟	(598)
第二十六章	江湖步步险	(617)
第二十七章	佳人受困	(635)
第二十八章	煞星出世惊浩劫	(678)
第二十九章	罗汉大阵	(739)
第 三 十 章	神秘蒙面人	(768)
第三十一章	抢占先机	(797)
第三十二章	虎穴藏娇娃	(828)
第三十三章	险遭不测	(862)
第三十四章	恶有恶报	(891)
第三十五章	寄语孽徒悬勒马	(919)

第二十七章 佳人受困

中年文士含笑点了点头，顺手将手中的许大元放落地面。

邵友梅又禁不住暗中的一惊地注目问道：“若梅，没出事吗？你怎会跑到这儿来……啊！原来你是同朱姥姥在一起……”

原来直到这时，邵友梅才注意到随在古若梅后面的朱玫等几人，而朱玫也直到这时，才有插嘴的机会，她向着邵友梅注目问道：“邵大侠，你没看到裴玉霜那妖妇？”

邵友梅头也不回地，反手向后面一指道：“那不是吗？”

其实，裴玉霜旁观者清，她早已看出眼前情况不对，悄然溜走啦！

一身男装的古若梅，不由苦笑道：“友梅，你回头瞧瞧看，哪有什么裴玉霜的影子！”

邵友梅笑了笑：“走了就算了，只要大家都平安就好啦！”

接着，又注目问道：“若梅，你们怎么会聚在一起的？”

古若梅轻轻一叹道：“这真是说来话长……”

朱玫含笑接道：“邵夫人，还是先打发走许大元，再回客栈去详谈吧！”

古若梅点点头，随手凌空扬指，解了许大元的穴道，然后沉声说道：“现在，你可以走了。”

许大元狠狠地瞪了朱玫一眼，许双文怒叱一声：“混账东西，还不给我滚！”

目送许大元狼狈地离去之后，邵友梅等一行人，也向茶洞镇上走去，回到朱玫等人所住的客栈中，邵友梅首先迫不及待地向古若梅接问道：“若梅，你是怎么到这儿来的，现在该可以说了吧？”

古若梅笑道：“还不是为了你，一去杳无音讯，我放心不下，才不得不秘密赶赴汉阳，多方打听，才摸上这条路上来。”

邵友梅笑道：“这可不能怪我没通知你……”

接着，他将于汉阳出发之前，暗中派柳如眉前往荆州报信，却被纪治平半途截住的这段经过，简略地说了一遍。

古若梅于听完之后，不由长吁一声道：“原来此中还有这么多曲折，只是便宜了如眉那丫头。”

话锋略为一顿之后，又带笑问道：“如眉那丫头呢？”

邵友梅忽然急声喝道：“朱姥姥，使不得……”

原来朱玫因察觉屋顶上有人偷听，以为是敌方的人，正脸含冷笑，抬手向屋顶上击去。

当然，经过邵友梅这一叫，朱玫才卸去凝聚的指力，一面并向邵友梅投过讶异的一瞥，但邵友梅却仰首向屋顶上喝道：“丫头！还不下来！”

屋顶上传出柳如眉的一声娇应，紧接着一道娇巧人影，穿窗而入，径投古若梅身边，并发出银铃似的娇笑道：“师父，您好……”

“还好？”邵友梅佯嗔地叱道：“方才，要不是我喝阻得快，你这一条小命，早已报销了哩！”

朱玫不禁啼笑皆非地说道：“我怎会想到是你在屋顶

上……”

接着，又注目笑问道：“柳姑娘，方才，你是暗中以真气传音通知你师公了？”

柳如眉含笑点了点头道：“是的，晚辈的目的，是想给家师一个意外的惊喜，本来也准备以真气传音通知您的，没想到，我还来不及传音，您就采取行动了。”

朱玫歎笑道：“老婆子就是这个急性子，可真是抱歉得很。”

古若梅在爱徒俏脸上拧了一把道：“好丫头，对朱姥姥和你师公，你都不敢隐瞒，却偏偏将师父我，看得那么不中用……”

柳如眉摇撼着乃师的臂膀，不依地道：“师父，我是乘您说话分神之间，到达屋顶上，所以才没有……”

古若梅截口笑道：“别向师父脸上贴金，也别在这儿惹人厌……”

许双城也截口娇笑说道：“这位柳姐姐，还是到我们这边来吧！令师古阿姨还没改过装来，假在那边可不太好看哩！”

这一说，使得群侠都笑了。

许双文也娇笑道：“说实在的，古阿姨也该先换换装了。”

古若梅含笑接口道：“好！古阿姨就听你们两姊妹的。”

朱玫莞尔一笑说道：“两个小妮子好甜的嘴，才见面，就‘阿姨阿姨’地叫得那么亲热，我看从今以后，有了阿姨，就可不要我这个姥姥了哩！”

她，虽然说得那么“酸溜溜”的，但神态之间，却显得至为愉快。

于是，在一片欢笑与许双文姊妹的撒娇声中，古若梅回到

隔壁房间去改装去了。

至于柳如眉与许家姐妹，更是一见如故地，有说有笑地闹个没完。

朱玫却趁这当口，吩咐店家，叫来了饭菜，算是晚餐，也算是宵夜。

经过一番热闹，也是酒醉饭饱之后，话题转入了严肃的一面。

首先，是邵友梅正容向朱玫问道：“老夫人准备何往？”

朱玫长叹一声！道：“我想，我还是回‘长春谷’去一趟，只是，双文她们两姊妹，却无适当去处……”

柳如眉连忙接道：“朱姥姥，两位许家姊妹，暂时同我们去荆州好啦！”

朱玫苦笑道：“能随你们一起去，那是再好没有的了，只是……”

朱玫欲言又止，邵友梅接问道：“老夫人还有甚不便之处？”

“那倒不是。”朱玫悠悠地接说道：“这几天来，我们受惠已经是太多，我实在不好意思，再增加你们的麻烦。”

邵友梅笑道：“如果是为了这个问题，那就不必再谈了，只要老夫人能放得下心，咱们就这么决定。”

朱玫苦笑一笑道：“跟着你们，还有什么不放心的。”

邵友梅笑了笑说道：“老夫人这趟长春谷之行，如果无甚必要，最好是免了，依在下之见，咱们还是集中力量，共同对付百里源那一伙人，才是正经。”

朱玫正容接道：“不瞒邵大侠说，老身此行，也正是为了集中力量着想。”

古若梅接问道：“长春谷方面，莫非还有老夫人的心腹人员？”

朱玫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那些人，都只要我一句话，就可以把他们带了出来，而且，他们的身手，也都不弱。”

许双文正容说道：“姥姥，我们还是一起去吧！将那批人带出来之后，再到古阿姨那边去。”

古若梅微微点首道：“我也赞成这么做，说实在的，不论老夫人功力多高，但一个人涉险，实在太不安全了。”

朱玫苦笑道：“邵夫人，这不是去厮杀……”

邵友梅截口接道：“老夫人，今宵的教训，还不足以证明敌人的可怕吗？”

朱玫蹙眉说道：“那么……”

柳如眉含笑接道：“我们全体都去长春谷，将你们那批人带出来之后，再去荆州。”

古若梅笑道：“真是知师莫若徒，眉丫头可正说对我的心意了。”

邵友梅也点首说道：“好！原则上就这么决定，但我却要留下来。”

古若梅讶问道：“为何你一人要留下来？”

邵友梅道：“若梅，你忘了，恩师还在‘梵净山’中！”

古若梅不禁苦笑道：“对了，我不但忘记恩师他老人家单身涉险，也几乎忘记了营救林志强那孩子的事情啦！”

邵友梅接道：“不但我要暂时留下来，若梅你还得赶快与八师弟联络，通知他们，特别加强戒备，以免为敌所乘。”

“好的！”古若梅深情款款地注目说道：“你也要多多保重……”

柳如眉向许文姊姊扮了一个玩皮的鬼脸，并向乃师噘了噘嘴。

可是，这动作却给古若梅看到了，不由又好气，又好笑地瞪了她一眼道：“死丫头讨厌……”

第二天清晨，邵友梅自返“梵净山”，古若梅、朱玫等一行五人，则向“永绥”进发，他们的计划是：由“永绥”往“保靖”、“大庸”、“石门”等县，斜贯湖南西北角，进入鄂省，先到“荆山”，与白文山等群侠说明情况之后，再经由湖北，前往河南省境的“伏牛山长春谷”去。

这一行五人，都是武林中难得一见高手，兼以在争取时间的情况之下，其脚程的快速，自不待言，一天半工夫，也就是由“茶洞”出发后的第二天中午，已到达“大庸”县城。

论实力，这五位，应该是不必有什么顾虑的了，但她们为了减少半路上万一的麻烦，还是改了装，而且是一律女扮男装，朱玫、古若梅二人变成糟老头，三位美姑娘却变成了年轻小伙子。

“大庸”，是一个山城，将近五月的山城，是多雨的季节，当她们在“大庸”城中打过尖，正准备继续赶路时，外面却下起倾盆大雨来。

朱玫不由地苦笑道：“这算是天留客。”

柳如眉却显得颇为开心地笑道：“老人家，这回，老天爷总算很体谅我们，否则，在半路上下起大雨来，那才糟哩！”

她们打尖的这家饭馆，也就是兼营饮食生意的客栈，当地人称为“伙铺”。

此刻，虽然正是午餐时间，但这食堂中的顾客，却是寥寥

可数，而且大都是贩夫走卒之流，谈吐粗鄙又乏味。

在此种环境中，古若梅等这一行人，自然觉得很不受用，但外面的雨，越下越大，却又不得不强忍着呆下来，藉闲聊以遣烦闷。

就当这百无聊赖之间，客栈内忽然传出一串爽朗笑声道：“老胡，已经是中饭时候了，天又下着雨，还有什么比喝酒聊天，更好的消遣呢？”

随着这话声，一着竹布长衫，一着青布短装的中年汉子，已并肩进入食堂，说话的正是那着竹布长衫的汉子。

那短装汉子笑道：“吃喝，我不反对，但我事先声明，今天，我身上是一文不名。”

长衫汉子笑了笑说：“这‘大庸’城中，谁不知道你胡二爷吃得开，没带钱，可以挂账呀！”

说话间，已不由分说，拉着那短装汉子，在最近的一个座位上坐了下来，并含笑接道：“老胡，既来之，则安之，区区一顿便饭，吃不穷你，可用不着那么紧张呀！”

短装汉子只好苦笑道：“好，好，我舍命奉陪就是，想吃点什么，你自己叫吧！”

长衫汉子一翘拇指道：“胡二爷真不愧是跑过码头，见过世面的人，可真够朋友……嗨！伙计，听好：辣子鸡丁，清蒸乳鸽，炸丸子，炒腊肉，三鲜汤，先来一个什锦拼盘，一斤白干。”

他，一口气说到这里，才笑了笑说：“马马虎虎，将就一点吧！”

这情形，不但使那短装汉子张口结舌，说不出话来，连一旁的店小二也给愣住了。

须知，这位长衫汉子所叫的这些菜肴，如果是在大城市，可算不了什么，但在像“大庸”这等小城市中，尤其是食用的又只有两个人，那就有点耸人听闻啦！

也因为如此，使得古若梅那一桌上的人，也不由地向那长衫汉子多瞧了几眼。

但那长衫人，却是旁若无人地又立即接道：“其实，这几样菜肴中，我最欣赏的，还是炒腊肉。‘湖南腊肉’，可真是名不虚传……”

他这里自说自语之间，短装汉子已回过神来，瞪了他一眼，苦笑道：“老弟，你这是要我的老命……”

长衫汉子得意地笑说道：“我早就说过，教你别紧张，这一顿，由我做东，你该放心了吧！”

短装汉子道：“你做东？你知道，这几个菜，要多少钱？”

长衫汉子道：“总不会超过二两银子吧？”

短装汉子道：“二两银子，是一个小数目吗？”

长衫汉子道：“胡兄，你只管吃喝就是，别的就不必管啦！”

接着，探怀取出一两重银锭子二枚，向仍在一旁发愣的店小二手中一塞道：“伙计，别发愣了，先给钱，多退少补……”

店小二拿到了银子，这才目光一亮地喏喏连声而去。

短装汉子注目讶问道：“老弟，你这是搞的什么名堂？”

长衫汉子道：“没什么，待会儿，我就要离开这儿了……”

短装汉子截口问道：“为什么？”接着，又苦笑道：“你要走了，却由你做东，算是给你钱行吗？这，算是哪门子的规矩呀？”

长衫汉子神色一整道：“胡兄，你我兄弟之间，还有什么

彼此好分的，这半年以来，你对我这个异乡人，委实是太好了，今天，临别之前，偶然由我做一次东，又算得了什么呢？”

短装汉子注目问道：“你真要走了？”

长衫汉子点点头道：“是的，至于我为什么要走的原因，说出来，你老兄可能不会相信的。”

短装汉子笑了笑：“你还没说出来，怎知道我会不相信呢？”

长衫汉子笑了笑：“好！你听着：胡兄，我近日发了一笔小小的横财，不过，你尽管放心，决非不义之财。”

短装汉子苦笑道：“怪不得你忽然之间，阔绰起来了，却原来是这么回事。”

“你能相信吗？”

“我要先听事实经过。”

长衫汉子点首接道：“事情是这样的……”

接着，他目光向四周一扫，然后才伏在桌子上，以低得只有他们两人才能听得到的语声说道：“胡兄，一个人，运气来了，真是挡也挡不住的。”

短装汉子蹙眉接道：“老弟，我不希望听废话。”

“说故事，也得有个开场白呀！”长衫汉子苦笑一声之后，才正容低声说道：“昨夜，我隔壁房间中，住了一位女客，是一位女扮男装的女客……”

这位长衫汉子，自以为他的语声够低，旁人没法听到，但事实上，古若梅那一桌上的老少五位，在闲得无聊，因而好奇凝神窃听之下，却是一字字，听得清清楚楚，尤其是当她们听到“女扮男装”这一句时，更增加了她们的窃听的兴趣。

只听那短装汉子笑道：“这也算不了什么稀奇。”

长衫汉子蹙眉接道：“你老兄莫打岔呀！”

接着，才又压低语音说道：“一个女扮男装的人，不算稀奇，但如果另外还有人监视着她，押解她，那就不寻常了……”

果然，这几句话引起了短装汉子的兴趣，脸上浮现诧异，但没打岔接腔。

至于古若梅等人，已经不仅是因消闲或好奇而窃听了。但她们之中，除了许双文两姊妹之外，都算是老江湖，因而尽管她们心中有点惊疑，但外表上，却是镇定得很，何况，她们都经过改装易容，纵然有什么异样表情，旁人也不易察觉出来，这也就是许双文两姊妹，虽有异样表情，而未被旁人注意的原因。

长衫汉子一见自己的话，引起了对方的注意，不由面有得意之色地笑道：“押解那女人的，一共是四个，两个女的，两个男的。”

短装汉子接问道：“这些，你是怎么知道的？”

“你听我慢慢说嘛！”长衫汉子含笑接道：“那两个女的，是同那女扮男装的人同住一间，两个男的却住另一间，可是，她们刚住下去不久，那个女扮男装的人，突然肚痛起来，又叫又嚷的，好像很严重。”

短装汉子笑道：“于是，你这个蒙古大夫的生意又上门啦！”

长衫汉子苦笑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医者父母心，我能见死不救吗！何况这半年以来，我在这儿已闯出了‘神医’的名气，纵然想偷懒，也不许可呀！”

短装汉子道：“这倒是不错，想必是方才那伙计给你拉生

意了？”

“是的。”长衫汉子点头接道：“可是，那位病人可真是怪得很……”

短装汉子截口笑问道：“怎样怪法呢？”

长衫汉子苦笑说道：“事实上，那个女人，脉搏正常，根本就没病，如果一定要说她有病，那仅仅是部分血脉阻滞，显然是被武林人物点了穴道而已，但穴道被制，除特殊手法之外，通常是没有痛苦的。”

短装汉子道：“这情形，你没向他们说明？”

长衫汉子苦笑道：“那些人，行动那么神秘，我也是半个老江湖了，怎敢随便说哩……”

什锦拼盘和酒，都送上来了，酒和菜，使得这两位暂时停止了交谈。

外面的倾盆大雨，也停止了，依理，古若梅等这一行人，应该起程才对，但事实上，她们似乎听上了瘾，根本没有离去的打算。

少顷之后，短装汉子含着满口的菜，含含糊糊地笑道：“老弟，别只顾吃喝，也得抽时间说下去呀！”

长衫汉子咽下口中食物，又喝了一口酒之后，才含笑接道：“我，既然是一个专治疑难杂症的‘神医’，自然是以治病第一，少管闲事为上策。

“终于，经我一再开导，与一再追问之下，那‘病人’说出病情来了……她说她根本就没病！”

短装汉子道：“那是说，那人的病是假的？”

长衫汉子点头接道：“老兄，小声一点。”

原来他们不知不觉之间，已将话声提高了。

短装汉子笑了笑，道：“他们人都走了，你还怕什么。”

“话不是这么说。”长衫汉子接道：“俗语说得好，得人钱财，与人消灾，人家将一条命托付给我，我怎能不小心一点？”

短装汉子这才一呆道：“有这么严重？”

长衫汉子点点头，正容接道：“当时，那人首先告诉我，她是女人，患得是女人特有的病症，她要我附耳过去，以免当众说出来难为情……”

在这紧要关头，他们点的菜肴也陆续送上来，因而谈话又中止了。

这情形，古若梅等人虽然急，却也无可奈何。

一直等那两位趁热尝过了佳肴美酒之后，等得最心急的三位美姑娘，才如释重负似地长吁了一声。

只见那短装汉子，抬手以衣袖抹去嘴上油渍，笑了笑，道：“老弟，还是边吃边谈吧！”

长衫汉子不禁苦笑道：“你老兄真性急，胡兄，你猜她向我说了些什么？”

短装汉子瞥了他一眼道：“我要能猜得着，还问你干吗？”

“事情真是妙极了。”长衫汉子含笑接道：“她说她根本没有病，随便给点什么药，她都会药到病除，并可向押解她的人，索取十两银子……”

短装汉子不禁笑道：“这种病，我也可以治呀！”

长衫汉子道：“更妙的，还在后头哩！她说，厕所顶上那块横板上，有一个小纸包，已经附上酬劳，要我送到指定的地点，送达之后，另外还有重赏。”

短装汉子截口笑道：“怪不得你满面春风地，要立即离开这儿，原来是另外获得了肥差使。”

长衫汉子笑了笑：“老兄别那么酸溜溜的，少不得也有你一份就是。”

“那我先谢了。”

“咱们哥俩，还有什么谢不谢的。”

短装汉子注目问道：“那女人给你多少酬劳？”

长衫汉子低声接道：“一两重金叶子四张，外带一枝珠花。”

说着，探怀取出一个小纸包，塞向对方手中道：“咱们兄弟，有福同享，这是一两重金叶子一张，请老兄笑纳。”

短装汉子讪然一笑道：“这……怎么好意思……”

他，口中说得客气的，手上却是忙不迭地先掂了掂那小纸包的分量之后，连忙揣入怀中，然后接问道：“那小纸包中，究竟是什么东西？”

长衫汉子道：“是一封信，一封关系她本人生命的信。”

短装汉子道：“如果是与她的性命有关，多付点酬劳，也算不了什么，只不知那封信要送往何处？送达之后，还有什么酬劳？”

长衫汉子将语声特别压低道：“信是送往‘荆州’城北郊，十余里外一片竹林中……”

这几句话，听在古若梅等五人耳中，在其余四位，倒还觉得不怎样，但古若梅本人，却禁不住听得心头狂震地，几乎要脱口发问了。

因为，“荆州”城北郊，十余里处的那片竹林中的，可正是群侠们目前的根据地啊！只是，如今这位托人送信求援的人，又是谁呢？

只听长衫汉子娓娓地接道：“……至于酬劳，她写明凭信